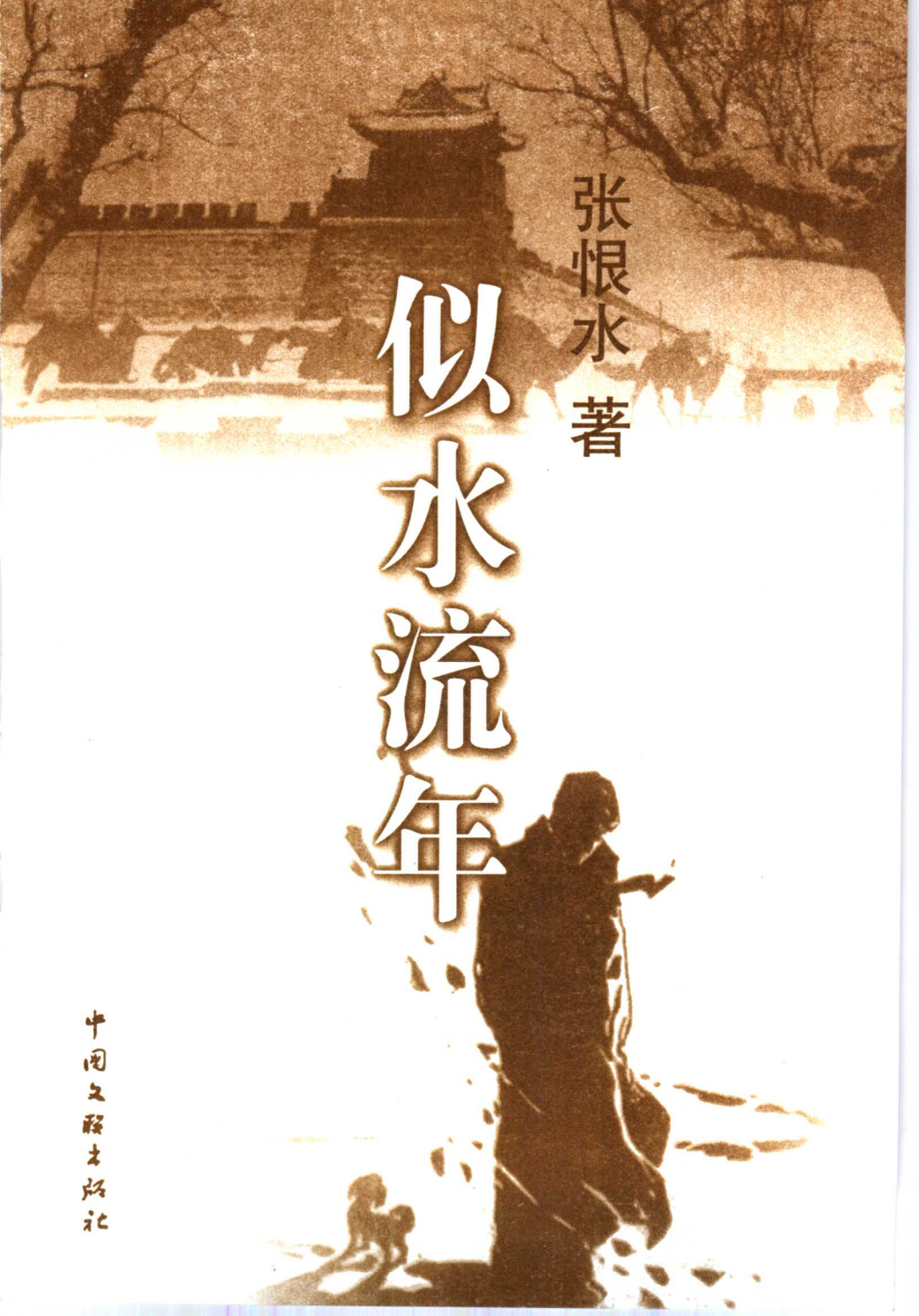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恨水著

似水流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张恨水 著

似水流年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似水流年 / 张恨水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4. 6

ISBN 7-5059-4629-3

I. 似… II. 张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8988 号

书 名	似水流年
作 者	张恨水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俊茂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74 千字
印 张	12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629-3/I · 3610
定 价	2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次

- 第一回 秋水望穿采菱舟去 (1)
栏干依遍拂面香来
- 第二回 千里同车萍踪偶合 (16)
孤灯入梦玉臂微依
- 第三回 每日必来狂风欺客 (32)
无书不读妙语撩人
- 第四回 走马看花犹怜此彘 (51)
焚香扫地为候伊人
- 第五回 奇遇难忘舄履交错 (67)
良图终就耳鬓厮磨
- 第六回 楮墨为劳以书代舌 (81)
海天不老借月通辞
- 第七回 对女儿居楼前枯坐 (100)
作蝴蝶舞花下重逢
- 第八回 大会无遮众生颠倒 (116)
名园有约一客徘徊
- 第九回 膏火资泥沙连日用 (133)
雌黄语鸿鲤不时来

- 第十回 一语忘情水流花谢 (149)
两番问病藕断丝连
- 第十一回 谢心医勾金赠艳友 (166)
看爱子千里走衰翁
- 第十二回 喜近芝兰交成宝肆 (183)
悔生豚犬见约黄泉
- 第十三回 气匆匆人前遭白眼 (201)
羞答答灯下看红颜
- 第十四回 惜可怜虫良朋劝驾 (218)
购相思谱学子逞能
- 第十五回 文债难偿临渴掘井 (235)
情丝未断抱病登场
- 第十六回 病丑难宣永蒙不洁 (252)
创深未复更痛无居
- 第十七回 逆旅闲居伤心失学 (268)
空房小住含泪思亲
- 第十八回 寝食俱忘作书自荐 (286)
衣冠不整投刺空回
- 第十九回 拒忠言还乡无面目 (301)
走绝路冒雪典衣衫
- 第二十回 起贪魔炉边成绮梦 (317)
涉虚想纸上作高谈

第二十一回	狂飮肥甘酒楼傲客 勉抗冻馁野寺依僧	(333)
第二十二回	郊外藏踪激昂发奋 关东浪迹沦落相逢	(350)
第二十三回	涉情嫌关山行不得 动孝思月夜归去来	(365)
第二十四回	河上逍遥见人怀旧 天涯咫尺舍父登程	(379)

第一回 秋水望穿采菱舟去 栏干依遍拂面香来

话说：一年之中，最可爱的是春天的四五月，和秋天的九十月，那个时候，都是不寒不热，起居合宜的日子。

平常的人，说到江南，都觉得是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，以春天为可爱。其实江南春天，又有一件可厌烦的事，便是雨天多似晴天，家居既闷，出游又有所不可。若是秋天呢？江南第一是不像北方冷得那样快，第二天高气爽，也没有连绵不断的风雨。在这时候，以近乎有水的地方，风景最好。

在这本书开幕的时候，便是江南一个水村，水村位在二个湖汊港里，港里的青芦，长得有人样高，在绿色里面，带着一点焦黄，有些早开的芦花，由绿丛中伸出很长的直茎，迎风摇摆，这便暗示水边人家，已是秋深了。青芦外面是水，有些近村的渔船，直撑到芦叶里面去，一点船影也不看见，只有船上烧茶饭的柴烟，由芦里冒出来，或者船头上那根插船的篙子，伸入空际，会让人知道有船。

这村里有一个少年叫黄惜时，他就最爱这芦里藏着渔船的生活，他原是一个中学毕业生，暑假期中，很想到北平去投考大学，无奈自暑假以前，京汉津浦两路，就因为发生了事情，交通断

绝。他的父亲黄守义，又不主张他走海道，因此耽误下来，还守在乡下。

他自十六岁进中学而后，就不曾在家里经过三秋天气，现在乡居，由中秋又到了重阳，不断地发现家乡山水之美。这日，正是天晴，他带了几本书，一人到小船上去看，将书看得久了，未免有点倦意；偶然抬头，只见对岸芦丛上，零落不成行的几棵枫树，那叶子都红了一大半。湖上的西风，吹了过去，将那满树的红叶，都在半空里打颤，灿烂飞舞。惜时看着很有趣味，便想把船撑过岸去，泊在那枫树下，去领略红叶的颜色。于是放下书本，站到船头，拔起篙子，一篙点在岸上，船就由青芦丛里，倒退出来。船到港中间，水很深，篙子使用，不大利落，放下了篙，正要扶起桨来，划过港去，只在这时，却听到青芦丛中，有一阵笑语之声。

原来湖的汉港，多半是弯曲的。惜时泊船之一处，又正在一个之字形的拐角地方，所以船在水中央，被芦洲挡住，却看不到上流的来船。惜时听到笑语声，分明是两个女子，同村子里虽然也有妇女们能够驾船的，然而这里是出鱼的所在，只浮水面满铺着野菱角罢了。自己只管犹豫，船就让流水横过头去，在原地地方，流下七八丈路，赶忙拿起篙子，在船头上一拦，将船头横了过来，自己只顾撑自己的船，却忘了上流头已经有船下来，这里将船横过去，恰好上流头那只船，横着双桨，顺流而下，两下一凑合，看看便要碰上。

惜时一阵手忙脚乱，连忙将篙子一伸，点住了来船，同时，来船也有人拿了短桨，将这里的船也顶住；两船缓了势子，慢慢地靠摆，惜时这才有工夫，看那船上的人，果然是两个妇女，一个将近四十岁，犹是乡中人打扮；一个却是剪发少女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翻领的粉红短褂子，两袖露出圆藕似的胳膊。在这水面上，

最是红色的衣服，看着鲜明，这样一个时装女子，又是乡中向来不经见的，突然遇到，不由人不吃一惊。那个中年妇人，在船艄上扶着桨。前面那个少女，坐在浅舱里。面前两个竹篮，盛满了两篮子鲜菱角，这不必说，是在湾子里采了菱角回来的了。那少女手上，也拿了一枝短桨，她抬起一只手来，笑嘻嘻地理着纷披到脸上的短发，掠到耳朵后头去。只在她这一抬手之时，那一弯玉臂，格外的显着欲红还白，正和那个苹果色的圆圆脸儿，露出筋肉之美。

在惜时这样赏鉴时，那中年妇人，在艄上催着两枝桨，悠然而去。惜时扶着篙子，忘了撑船，只是奇怪起来：这乡下哪里有这样一个女子！心里想着，只管向着下流看去，一直望到那船快要抵这一湾港汊的尽头，船只有一只野鸭那样大。他忽然省悟，何必这样呆，这船知道到这里来采菱角，当然船主住在不远的地方，我何不划了船紧紧地跟着，无论如何，我总可以找出她家在何处。

正在这里想着，忽有人在岸上大喊道：“惜时你看什么？看出了神。”惜时回头看时，却是他的族兄黄介人，回答道：“我要划船到对岸去。”黄介人道：“你把船划回来，我有话告诉你，前面去的那一条船，我知道是哪一家的。”惜时道：“我打听那船做什么？她没有碰着我的船，我也没有碰着她的船，我们并没有什么纠葛。”黄介人便不多言，掉转身走了。

惜时撑着船，弯到对岸枫树下面，将篙子把船插住，但是没有心看书，也没有心看风景，望着一湾流水，明闪闪地叠着小浪，流入两方青岸合缝之处。只是出神在船头坐了一会，自己一个人忽然说起话来道：“还是去找介人问一声吧。”于是，将船撑过岸，携了书本，到村庄东头一个私立小学校来访问黄介人。

原来他就是这里的小学校长，他早就散了学，背着手在田埂

上走,看看他家的佃夫,挑了新割的稻子,挑向稻场去,偶一回头,看见惜时来了,便迎上前笑道:“你是找我来了吗?”惜时道:“我回家去,顺便看看稻。”介人摇着头,笑了一笑道:“老弟!你既然有事求我,你就不该说谎呀!”说着,用手一指稻场上的稻堆道:“我爱着这个,是为了一年之内,可以不挨饿。你爱着这个,与你有什么关系?这爱虽然是一样,不过是在水面上的活动东西。”说着,他伸手拍了惜时的肩膀,笑着轻轻地道:“你的眼力不错,那个人儿,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物。”惜时道:“不是我们这里的,难道还有几百里路以外的人,跑到我们这里来采菱角吗?”介人道:“自然不是为了采菱角,而从几百里路外跑来,然而几百里路跑了来之后,再来采菱角。这总也是可以的吧!告诉你吧:她是由省城里来的,到水竹庄陈家来看她姐姐的。”惜时道:“莫不是陈步贤的小姨子?那她应该姓白了。”介人点点头,惜时道:“你怎么认识她的呢?”介人道:“我也不认识,是步贤的孩子,在学校里对同学说:他城里的小姨来了,小姨天天到湖汉子里采菱角给他吃。我刚才在岸上看见那采菱角的船,我想不是她,这里还有谁?”惜时笑道:“步贤,是我很熟的人。……”说了这句,他接不下去了。心想问这个姑娘,与陈步贤熟不熟,有什么关系哩?介人道:“是啊,我也没有说你和他是生人,你若去见步贤,或许他可以介绍她和你见面的,哈哈。”惜时笑道,道了一声:“胡说!”掉背回家去了。

乡村人家,到处都露着古风,物质上的设备,往往是和城市上相隔几个世纪的。在城市里的人,总是羡慕乡村自然的风景;在乡村里的人,也总是羡慕城市里物质文明。惜时回到家里,天色已是昏黑了,走到堂屋里,远远地就看到祖宗神位下香案之上,放出一一点绿豆大小的火焰,照得屋子里带着一种淡黄色。那正是一个黄篾架子,上面摆了一只圆瓦碟,碟子里盛了一碟子菜

子油，放了两根灯草，这就是所谓油灯了。惜时立即想到住在城市里，电灯是如何的光亮。而今在家里，却是过这样三百年前的生活。然而还有城里人，老远的跑了来过这种日子，这又可想各人见解不同了。

正想着，忽然有人叫道：“黑漆漆的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吃晚饭去。”说话的便是惜时的父亲黄守义，他是终日衔着一杆旱烟袋的。惜时虽不曾看得清楚，只在这一阵辣气冲人的烟味里认识着，知道是他的父亲了，便到厨房里去吃饭。

乡下人的厨房，都是很大的，照例是柴灶的对方，放着桌子吃饭，为的是盛菜装饭，来往方便。这一个大厨房，就是灶头上烟囱边，放了一盏竹架子的煤油灯，这种架子，很像城市里的自来水塔，也像消防队的警楼，只是一面多了一个提携的提柄。架子上架着一个洋铁扁壶，因为绝像无腿的甲鱼，所以乡下人就叫着洋龟。龟嘴细而且长，挺直地伸着，吐出一根灯草，那里就是灯的发亮处了。对于这盏灯，惜时曾屡次提议要革除，只看着那洋龟灯头上，半寸长的火焰，倒吐出四五寸长的黑烟来，是多么有碍卫生。父亲每年收着整千担稻子，要合四五千块钱，为什么省着，一盏玻璃罩的油灯都舍不得买。黄守义先是不理会，后来惜时又说：“人生要钱，无非是为的衣食住，并不是为求着堆在家里好看，有钱不花在衣食住上，挣钱就没有意思，本来不花钱，何必拼了命去挣呢？”黄守义听了这话，只说：“小孩子胡闹，若是挣来就花掉，世上哪来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财主。”惜时觉得一盏灯的事小，挣钱为了什么？这个理由，必得说一说，就对人說：“有一天钱到了手里，必得要狂花一阵。”倒是这句话打动了黄守义的心，就折中两可，买了三盏玻璃罩灯，惜时的书室里一盏，卧室里一盏，厨房里桌上一盏。那三盏灯虽然天黑时就点着了，可是要等惜时用得着的时候，才能大放光明，不然，就只留着红绳粗

细一丝光焰。

这时惜时走到厨房来，他母亲乌氏看见，连忙将桌上一盏玻璃灯的灯头拧得大大的。惜时皱了眉道：“这为什么？还要等到我来才亮上煤油灯，就是先点着了，也耗不了多少油。大概卖一担稻，足够点两个月吧！”乌氏笑道：“孩子！我们虽省俭一点，但是在你头上，并没有省过钱啦！况且我们省下这分家财来，也是留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？将来你成了家，你就知道做父母的苦扒苦省是为什么了？”惜时也不作声，自坐到桌子边吃饭。他家虽是一乡的巨族，可是自家吃饭的人很少，只有五个人，除了黄守义夫妇和惜时，此外还有个寡嫂冯氏和一个六岁的小侄子小中秋儿。三代坐了四方，桌上一碗煮豆腐，一碗盐菜，一碗炒老茄子，都放在桌中心。另外一碗红辣椒煎干鱼，一碟煎鸡蛋，都放在惜时面前。小中秋儿和他母亲一方，另用小碟子，盛了一块鸡蛋，几块豆腐，放在他面前。惜时吃着饭说：“若是火车不通，我就先到上海去，家里我住不惯了。”乌氏望着冯氏道：“哦！我忘了叫陈大嫂晚上蒸腊肉了。”陈大嫂是他家帮工的，在灶前收拾余火，将火钳夹着烧着的柴段，放进瓦罐子里去，好闷成焦炭。一听东家奶奶说，放了火钳，笑着站起来道：“我忙着给二先生炒南瓜子，把这蒸腊肉忘了，中午还剩有几块咸鸡，二先生吃吗？”惜时瞪了眼道：“冷东西不卫生，我不要，你们乡下人知道什么。”黄守义用筷子头梳了一梳短胡子，笑道：“你不要骂她是乡下人，我和你妈，你嫂嫂。”说着，放下筷子来，用手摸了一摸小中秋儿的头，笑道：“你也是个乡下人，不单是陈大嫂一个人是乡下人啊！”惜时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对，便不作声了。

吃过了晚饭，他就没有心思看书，想到乡下物质不文明，又由此想到弃了城市来欣赏自然的那个女郎。介人既然说她每日都到湖汉子里来采菱角的，一定也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。可惜

当时因为自己有些不好意思，不曾把这话问出来。若是他的话可靠，今天她一定还会来的，照着昨天的时间计算，早早到河里去等着，大概会碰到她的。

他这样想着，带了两本书，又带些茶叶干粮，独自一人到船上去。心中又想着，船停在河这边，她们的船走那边去了，会看不见，弯在那边，对于这边，也是一样。于是将舱里收着的一个不常用的小锚翻了出来，将船撑到河中间，将锚抛入水内。这样地守着，无论船打上下左右来，都是可以看见的了。将船停好了，拿了一本书，便躺在船头上来。然而今天看书，却和往日不同，书上的字，说的是些什么？一点也不知道。看了几页书，忍耐不下去，船上本着炉罐柴片，便到后艄去烧水泡茶喝。烧开了水，泡了茶，吃着干粮，混了不少的时间。这河汉里静悄悄，只听到两岸的虫声，偶然一叫，哪里有一点篙橹之声发生在水上？惜时等了个不耐烦，一摸身上，还有两条小手绢，便伏在船边，将手绢洗了。洗过了手绢，又把洗船的扫把伸到水里去蘸着水，将船的四周都洗擦遍了，然而抬头看一看天上的太阳，依然正正当当地高照在头上，时候还早着呢！没有法，复又躺到船头上去看书，因为怕太阳晒，将船的席篷扯上前来，挡住了一边。工作了许多，人已是倦了，看书又看不入味，眼皮一涩，便朦胧地睡去。这一睡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是哪个的船？停在河中心，挡住了人家的路。”惜时听那说话的声音，正是女子，猛然惊醒，坐了起来，只将席篷一推，便见昨天那只船挨船而过，船上还是那两个人，只是那个女子将粉红衣服换了淡青的了。

只是这样一犹豫，那只船已经开到两三丈路之外，那个女郎倒坐在船板上，脸正对了这边，伸出一双白臂，将船板上堆着的菱角蔓子，一面理着向水里丢，一面摘了菱角，抛到筐子里。偶

然一抬头，将头上的散发掀到后面去。就在这时，远远地和惜时打了一个照面。惜时的船是抛了锚的，看着人家的船，悠然而去，自己的船一尺也移挪不动，待要抢着将锚拔起，赶了上去，又觉得太著了痕迹。只好呆呆地望着这只船，越走越远。

今天什么都准备好了的，衣袋里正藏着一只闷表，连忙掏出来看时，乃是三点三刻，那么，明天她们要再来的时候，也不过三点前后，以后可以按着时候来等她们的了，今天虽然等着了，那也只好算白费了一天功夫，自己将这事闷在心里。

到了次日，又依照预定时间到湖汉子里去等。可是今天和昨日又不同了，一直等到红日西下，望着这一湾流水，也不见采菱船的踪影。自己想着：这或者是自己来晚了，采菱角的人，已经满载而归了。到了第三日，还是吃了午饭就到河下来，以为他们决不能不吃饭就出来，今天是准可以遇见的。然而望着这一湾流水的上下游，空悠悠的，除了几只白鹭会由上游飞过来，此外还有什么？连候二日不见，大概是不来了？本来采菱角也是一种游戏的事，何必日日都来，大概是从此终止了。他在船头上，向着前边呆呆地望了许久，叹了一口气，自回家去，这一天算了。

到了次日；想起黄介人的，她是陈步贤的小姨子，陈步贤家住在水竹庄，离这儿不远，何不前去看看，或者能探出一点消息来，也未可知。因之，换了乡下从不穿出来的西装，装着观看风景，慢慢地踱到水竹庄来。这个庄子，前面临水，三面都是竹林，除了有水路前去，来客都是由后面抄上前面。所以直到庄边，还看不见庄前的人物。惜时转过竹林，便听到前面一阵喧哗之声，看时，只见一群男女站在河岸上，只向河里招手说笑，赶过庄前一所打稻场，却是河里一只小船，载着人和行李，向下流而去。

原来这里出门，因河流之便，多不坐车，就是用小船将人载

出河汉，再到大河去搭船。看这样子，这庄上是有人远行了。惜时正在忖度，他所要会的那个陈步贤，也在河岸上送客，看到他，连忙过来问道：“好几天不见，我以为你早到省城去了，原来你还在这里。惜时道：“我不到省里去，我打算到北平去，但是因为铁路不通，我还走不了呢！”陈步贤道：“哪个说的，铁路不通？我们这位舍亲，现在就是回省后再上京。”说着，手向河下一指。惜时心里一惊，问道：“是哪位令亲？”陈步贤笑道：“是我姨妹；人很开通的，你昨天不来，要是你昨天来了，我就可以给你介绍了。”惜时听了这话，不觉默然。陈步贤道：“我不骗你的，你回去打听打听，火车的确是通了。”惜时听着话，偷眼看看河里的船，早无影无踪，心里实在懊悔昔日在河下等她，早到这里来，岂不是和她早成朋友了，因道：“你令亲在省里住家，消息当然是比我更灵通，火车通了，这话一定不假，回家我和家父商量，一两天之内，我也要走了，但不知令亲到北平去，进的是什么学堂？”陈步贤笑道：“这个我是外行了，不过她也说了是要考大学。”惜时笑道：“你真是外行，北平的大学多得很，叫我到哪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自己忽然省悟起来：姓陈的并没有叫我去找她，我怎么倒反问起姓陈的来，便改着说道：“哪里去知道呢？”陈步贤倒也不曾用心，说过去就算了，倒约着他到家里去喝茶，惜时道：“我在家里闷得不得了，听到火车通的消息，我急于要回去商量起程了，改日会罢。”说着，点头作别，就回家了。

到了家里，看到他父亲嘴里衔了旱烟袋，烟荷包里，满满装着一茶包关东叶子，踱出大门口来。惜时两手一伸，拦住去路，便道：“你老人家这一出大门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不要走，我有几句话。”守义由嘴里取旱烟袋，将烟嘴子指点着他道：“你这个孩子，又是这样冒失，有什么事？这样等着我说哩！”惜时道：“你老人家预备几百块钱罢！我明天就动身到北平去。”黄

守义道：“你一晌都没有提到要去，怎么今天突然的说要上北平去呢？”惜时道：“以前我是不知道火车通了。所以等一天又等一天，现在火车通了，我怎样不走呢？”守义道：“就是火车通了，也应当有一两天筹备，怎么说走就走。”惜时道：“我在乡下，又没有一点事，今天走，明天走，都是一样，我何必多耽误念书的时间！况且说是收拾行李，有今天晚上一整夜，也够收拾的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到省里去，不知道你老人家能筹多少钱？”守义道：“你说走就走，我能筹多少钱，等你到了北平，我陆续汇给你罢！”惜时道：“那我怎样等得及呢？”守义道：“最好你还是迟一两天走，让我把款子筹起来，你好带了走。”惜时道：“你老人家在乡下的面子，要筹个千儿八百块钱，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守义笑道：“小孩子倒会说大话，乡下人哪个人家里，终年存着大批现款等人来拿。真是存着有洋钱的，他们都挖了窖将钱埋着，一直把洋钱满了绿锈，他也舍不得花费一文，又哪里肯移挪给我们用？现在要钱，只有两个法子：一是开了仓门，卖一两百担的稻；其二，是到镇上几家熟铺子里去借一借，但是我向来没有和人家开口借整批的钱。……”惜时道：“那要什么紧，我们又不是借了钱不还，他们若是嫌钱拿进拿出有些费事，我们就按着月息给他利钱，十天是给一个月利钱，三天也是给一个月利钱，这也就不亏负他们了。”守义听了他的话，心里十分不高兴。但是儿子要去求学，是一件好事，又不愿扫了他的兴致。因道：“既是你明天一定要走，恐怕你妈手下还存有一点钱，叫她先拿出来罢！”惜时道：“一点款子怎行？就是你老人家随后寄给我，我也要带三百块钱才能去呢！”黄守义见儿子说话时，两条眉毛，只管皱了几皱，便衔着烟袋点了点头道：“好罢，我给你凑齐来就是了。”于是回身进家和乌氏商量这事。

乌氏更是疼儿子的。五年前收藏了二百块新龙洋，放在箱

子底下，做压箱钱，当晚便一齐拿了出来。此外还差一百块，再三的和惜时好说：“在家里还忍耐一天，等卖了几十担稻子，第二天再走。”惜时一想，只耽搁一天，也误不了什么事，只好忍耐了。到了动身的那一天，守义和乌氏都一齐送到河岸上，乌氏用手巾擦着眼睛，却对着惜时不住地张着嘴哭，哭了一阵，又向地下捧着清鼻涕。惜时的行李，早有家中两个长工给他搬上了小船。到了河边，守义和惜时都上了船，乌氏勉强大着声音道：“你一路都要写信回来，到北平路远，不要像在省城那样动不动整个月不写信回来。”惜时一回头，见他母亲眼睛里两包眼泪，几乎要滴了出来，心里不免受了一种奇异的感触。站在船上，呆呆的向母亲望着：那个小中秋儿，和了家里人，也送到河岸边，两只小手拖了祖母的一只手，跳着脚道：“爷爷和叔叔到哪里去？我也要。”乌氏将手摸着他的小和尚头道：“你叔叔到北平去，明年才回来，唉！爷爷送他到镇上就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会带芝麻饼给你吃的。”乌氏说了这话，眼泪水已是滴在小和尚头上。守义见小孙子闹着要去，连忙催着长工将船开了。

惜时在船上远远地望着：只见他母亲将襟衣擦着泪，兀自站在两株老柳树下，直到模糊得看不清人影，才掉过头去。

到了小镇上，便是大河，有到安庆省城去的班船停在码头。守义吩咐长工，将小船靠了班船，自己先爬上去，然后让长工扶了惜时上来，再搬行李。船家认得这是附近一个小财主，好好地招待进舱，守义知道船还有些时候开，到岸上买了一些糕饼，送到船上来，对惜时道：“你要有一年才回来，家乡的风味，带了到北平去，慢慢吃罢。”说着，在袖子笼里，摸出一个白绒手巾卷儿出来，悄悄地递到惜时手上，因道：“你是会用钱的，穷家不穷路，我又在镇上临时移了五十块钱来，你连手巾一路带着罢！”

原来乡下人不知道用什么手绢，不是用布块，就是用洗脸的